

鲁迅先生遗墨书画集



1881 · 1981

4

死 魂 灵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创始人和导师。他撰写美术文章，翻译艺术理论，搜集美术资料，主持木刻讲习会，举办木刻展览，扶助美术团体，编印画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等，进行了大量工作，为我国人民美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亲手编辑印行的中外美术家的作品集有：《近代木刻选集（一）》、《蕙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木刻纪程（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及《死魂灵一百图》等。鲁迅介绍这些作品，是为了供给我国美术工作者作为示范和借鉴的。他说：“西欧各国，近数十年的木刻复兴运动，是小资产层的艺术家掀起来的，但是我们要客观地把它变成大众革命的武器。”由于鲁迅的倡导，新兴木刻蓬勃发展，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郭沫若同志曾盛赞：“在这人民意识全面觉醒的阶段，木刻艺术，实开风气之先。这就是它之所迎的‘头’。木刻家们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确确实实是走在最前头了。”

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和鲁迅倡导新兴木刻五十周年，为促进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将上述各种画集，除各照原书开本大小及设色出版文献本外，并分别辑为四册，以普及本形式出版，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

小 引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阔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

关于“死魂灵”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珂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未详何年出版，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新近苏联出版的“文学辞典”里，曾采它为插画，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了。虽在本国，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更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年秋末，孟十还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便象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号，总算弄到手里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图完备，还增加了收藏家葛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共计一百零五图。

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介绍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藉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是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的了。

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曹贻华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画的十二幅。纸张虽然颇为破碎，但图像并无大损；怕它由我而亡，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

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题句大概依照译本。但有数处不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最末一图的题句，不见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四日

鲁迅。

原 序

阿庚(A. Agin)作的“死魂灵一百图”出版之后,著名的书籍解谜家苗甫列摩夫(P. A. Efreimov)告诉我们这里缺少三张图画(七十四,七十六和七十七),而且亲切的提议用他收藏着的底本,印它出来,同时又将出版阿庚和培尔那尔特斯基(Bernardski)的画集的第一次广告样本加在我们的版本里,因为在这种早已消失的,没有一所私人或公共图书馆还保存着的广告上,也插有几幅最能表现果戈理的诗(Poem)里的英雄们的全部性格的,阿庚的图画。感谢这个完全了我们的版本的机会,所以在首页上,我们以为并非多余,也放了阿庚的图画,那是印在第一版的封纸上的;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得到的阿庚给不朽的诗作成的画像,已经不是一百幅而是一百零五幅了。

里斯柯夫(N. S. Lyskov)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Niva”, No. 8. 1893)一文里,详细的写了这图画的历史。这篇文章,蒙作者许可,全篇移录在后面。

关于“死魂灵”的插画

在各方面能象果戈理的“死魂灵”那样的作品,值得每一个有教育的俄国人加以十分的注意,是无疑的。随着这部文学作品的出版,就有许多插画,和它发生了关系。插画的任务,乃在用线条的表现方法,补足原文的艺术印象,也就是再写被作者所写过的人物和当时的生活中的习惯事件。因此插画对于“死魂灵”那样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学作品,在产生了这时代的伟大作品的人民,是应该极其贵重的;这些人民中的有教育的人们,应该知道,在人物和事件上表现一部著名的作品,是无不和努力相关;然而在此不但出了疑问,且有显明的例子,俄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因为对于本国文学的冷淡,完全不明白用怎样的经验来表现插画上的“死魂灵”,和每一种经验会给与一些怎样的结果。在近顷的一八九三年,那久已被视为珍品而售价极昂的阿庚的旧图,是以新版出现了,那么,现在我们不但有理由,而且有必要的原因,甚至是一种义务,来想到在这种出版关系上,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并且应当在这里说明这插画的出版何以是非常的事情和这一种版本怎样超越其他的版本。

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 福克萊夫斯基(Boklevski)和梭可罗夫(P. Sokolov)。阿庚所作的插画,是一个场面接着一个场面的,比所有的都详细和精确。他印出了七十二幅图,是培尔那尔特斯基的木刻;他原想出版一百幅,而且画了不止一百幅,竟画了一百零三幅,可是仅仅出版了七十二幅,此外的二十八幅也由培尔那尔特斯基刻成,但并未问世,别的三幅虽然也已刻出,或者也已印出,但到现在却成为这样的奇特之品,几乎谁也不知道它们了。

当阿庚的一百幅图画以新的版本出世的时候,其中缺少三幅,关于这,俄国的著作家和艺术家们是应该知道的,然而不知道,现在来作一个详细的解释吧。

是这样的情形:阿庚画了三幅表现“戈贝金大尉的故事”场面的图画时(一八四七年),在彼得堡“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主持之下,豫备出版一种“插画年鉴”,便从阿庚取得了两图,想收入他们的“年鉴”里,是照这样的做了。但在这一本“年鉴”里,他们又登载了一篇题为“塔里尼科夫家族”的班那耶娃(Panaceva)夫人的中篇小说,当时竟惹起特别的注意,还招了种种理由的攻击;“年鉴”为了这篇小说,就没有能够发行,被捆束和封存起来,很长久的遗弃在编辑部的阁楼上了。出

版者在一八四八年封存的“年鉴”之后，于一八四九年续出了“文学丛集”，仍然竭力保存着“年鉴”的体裁，印出了阿庚的一幅“戈贝金大尉的故事”的图画（第三幅）。这幅图画是行到世间来了；又过了十年，“现代人”的主人们不知因何去寻那捆在阁楼上的“年鉴”，但这堆东西显然遭遇了意外；所有的“年鉴”捆子都遗失了，关于这遗失，未曾作任何的查究，也来不及查究。这件事遂毫无结果而止，更加方便了官厅对于这“年鉴”的禁止，因为水永远消灭了。

于是阿庚所作的两幅“戈贝金大尉的故事”的图画也遗失了，自然，是到那里去糊墙壁或上纸裱去了；但在葛甫列摩夫的珍贵的搜集里却有这两幅图画的底本，同时还有第三幅，曾印在一八四九年的“文学丛集”上。只是所有这三幅图画的原版却已经散失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当偶然得到阿庚的百图的原版，并且以“果戈理‘死魂灵’一百图”题名而印行画集的时候，文学的爱好者们获得了很大的满意：他们现在付出低廉的价钱，便可买到极伟大的，极详细的“死魂灵”的插画。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它是以对于文学的冷淡出名的，在这社会里，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什么应该特别宝贵阿庚的每一幅著名的图画，当那时已经有了这个画家的一百图，此外又有蠟克萊夫斯基和梭可罗夫的画集，——于是这里就得加以说明，为什么阿庚的图画比一切的都更重要，为什么纵有蠟克萊夫斯基和梭可罗夫的图画存在，而这两还不失其自己的名贵。蠟克萊夫斯基的图画以它的“愉快”著名，在这种意义上，是很好的，然而陷于夸张，甚至于成了滑稽画，因此即绝无能与阿庚的图画相比之处，阿庚画得很正确，还竭力要给果戈理的人物以一种典型，这些人物他全都熟识，仿佛是同时代人；至于梭可罗夫的最新的图画，因为那价值，在报章上是被认为优秀，而且加以称赞的（他的图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庚的图画里所缺少的那一方面）；然而梭可罗夫在他的画集里统共只有十二幅图，这就是说他仅仅画了“死魂灵”的十二个场面，而那时阿庚却有了一百零三幅图画，表现一百个不同的时境，和两种不同的文稿上的三个场面。这就水远使阿庚图画集在比较不足的画集之前成为卓越的作品，而阿庚所作的“死魂灵”插画集，在文学的爱好者，也因此一定将比别的两种画集更有興味，更加宝贵了，虽然那两种画集也是很好的，但还未达到那样的完美——如我们在阿庚的画集里所发现的那样的完美。

尼古拉·里斯柯夫。



Рис. 1



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小小的篷车。



“你瞧这轮子，你看怎样，譬如到莫斯科，这还拉得到吗？”

“成的。”

“到凯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

“到凯山怕难。”



这箱子，是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绥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尔希加是三十来岁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的宽大的常礼服，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



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红斑痧，天泡疮之类……



“滚，老虔婆！”
“我来拔这婆娘的胡子罢！”

Рис. 6



听得有人问萨玛尼罗夫村还有多远……

“您问的恐怕是玛尼罗夫村，不是萨玛尼罗夫村罢？”

“哦哦，是的，玛尼罗夫村。”

“玛尼罗夫村！你再走一维尔斯他，那就到了，这就是，你只要一直的往右走。”



“张开你的口儿来呀，小心肝，我要给你这一片呢。”



“可是我请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请您,您不要这么费神,请您,请您先一步。”
“那可不能,请您原谅,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育的绅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那里有什么教育呢!……还是请您先一步。”
“不成不成,请您赏光,请您先一步。”
“那又为什么呢?”
“哦哦,就是这样子!”



“听哪，我的好人，送出了最末一次户口调查册以后，我们这里死了多少农奴了？”

“您说什么？多少？这以后，死了许多。”



М. А. Шинь;

БЕРНАРДОККИ,

“都不，我并不是要农奴，我要那已经……死掉的。”

“什么？请您原谅……我的耳朵不大好。我觉得，我听到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话……”



“呵！如果您知道了看去好象琐细的赠品，给了一个无名无位的人，是怎样的有用呵！真的，我什么没有经历过呢！就象孤舟的在惊涛骇浪中……什么迫害我没有熬过呢！什么苦头我没有吃过呢！……”